



欲望的囚徒

——读《欲望设计者:狄青随笔精选集》

李进超

“年度不能错过的多少本好书”“年度必看的多少种好书”等,而每个榜的背后都能见到资本若隐若现的身影。那些挤破头也要“入榜”的写作者,那些花重金也要“不入榜”的逃避者,无不是被他的目光所捕获的欲望囚徒。正如拉康所言,欲望的悖谬之处在于它的“不可满足性”,因为它的真正对象并非具体事物,而是一种缺失,一个永远失落且无法填补的空洞。

更令人深思的是,狄青发现了欲望的“延时满足”机制在当代的瓦解。鲍德里亚指出,当代消费的核心不再是物的使用价值,而是其符号价值。狄青在《“被时尚”“被消费”之类》一文中,以张爱玲、村上春树、雷蒙德·卡佛为例,揭示了作家如何从独立的创作者被“包装”成可供消费的文化符号。“她的孤独和苍凉就被不动声色地转化成了符合现代消费的‘亮点’和‘卖点’。”这种转化,就是所谓的符号交换过程——原本属于精神层面的独特体验,被剥离、提纯、封装,最终成为可批量复制的文化商品。

德里达的“延异”概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狄青对当下阅读生态的隐忧。在《二手“干货”时代的文学胶囊》一文中,他犀利剖析当下知识付费的本质:“把皇皇巨著‘浓缩’成15分钟或20分钟的‘文学胶囊’,让听众服下就可以听懂听明白?打死我也不信。”德里达认为,意义总是在延异中生成,文本的价值恰恰在于其不可穷尽性。而“文学胶囊”式的知识消费,无异于取消了意义生成的复杂过程,让读者永远停留在

欲望的浅表,无法进入真正的精神世界。

狄青的高明之处在于,他并未停留在对现象的批判上,而是进一步追问:当欲望可以被设计,那欲望的主体何在?《没那么多人注意你》一文中,他引述登山家的话:“你登顶的光环实际上人们只会关注它一会儿最多一天。”这句话看似平常,却点明了欲望生产与欲望压抑的辩证关系。当我们以为自己在追逐欲望时,不过是在欲望机器的流水线上被动运转;当我们以为自己在设计欲望时,早已被更大的欲望系统所设计。

然而狄青并未走向彻底的悲观。他在《我心光明》中以王阳明的临终遗言“吾心光明,亦复何言”作结,暗示了另一种可能——在欲望的洪流中,保持内心的澄明。这是一种向内求索的精神力量,是对抗外部欲望规训的内心锚点。狄青笔下的梭罗、丰子恺、顾随,乃至那些“不合时宜”的人,无不是在欲望设计的时代里保持精神独立的存在。狄青书中反复强调重读经典的意义,强调慢阅读、深度思考的价值,他是要对抗碎片化信息对人的异化,呼吁人们找回独立思考的能力,从被设计的欲望里,夺回属于自己的主体意识。

《欲望设计者》的魅力正在于此,它既冷静剖析了当代社会的欲望机制,却又始终执着着精神的自由。狄青以随笔这种看似散淡的文体,承载了对我们这个时代最本质问题的思考——在被精心设计的欲望迷雾中,人还能不能找回自己?这本书给出了答案,却又将问题抛还给每一个阅读它的人。正如书中所言:“与其抱怨伯乐不常有,还不如韬光养晦,好好练练自己的脚力吧!”

地处河北省中部偏西的晋州市,一听这个地名,人们以为到了山西。晋州市有2500余年文字可考的历史。春秋时设鼓国,属晋国,都鼓聚(今十里铺村)。战国时分属中山国和赵国,设城邑下曲阳(今鼓城村)、昔阳(今十里铺村)。隋朝更名为鼓城县,元朝更名为晋州,因春秋时期的晋国而得名。据《直隶名胜志》载:“自晋伐鲜虞,围鼓,其君乌鞮卒归于晋,乃知兹地属晋已久,州名盖取诸此。”1913年改为晋县,1991年改为晋州市,为河北省辖县级市。

谭汝为

晋州非属晋,陕州亦非陕



一提陕州,必然联想到陕西。其实,陕州区位于河南省西部,隶属三门峡市。公元前11世纪,周灭商,分封焦国、虢国于陕境,陕地先后属焦、虢。而后,陕地成为西周初期两大统治区域的分界线。“自陕以东,周公主之;自陕以西,召公主之。”秦惠公十年,置陕县。此后,秦国与魏国在陕地多次征战,陕地时而属秦,时而归魏。秦始皇二十二年,魏国被秦国灭亡,今陕州地域从此归秦,隶属三川郡。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置陕州,清雍正二年,陕州改升为直隶州。民国二年,废陕州置陕县。1949年5月,陕县解放,归属河南省陕州专区管辖。1952年,陕州专区撤销,并入洛阳专区。1986年4月,撤销洛阳地区,三门峡市升格为省辖市,陕县归三门峡市管辖,2016年1月6日,陕县撤县设陕州区。

如此情况者还有徽县、岷县等。一提徽县,人们自然想到安徽。但徽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,隶属于陇南市,因城北隅徽山下有元代设立的徽山驿而得名。徽县地处秦岭山脉南麓、嘉陵江上游秦巴山地中的徽成盆地,素有“陇上小江南”和“金徽县”之美誉。

说到岷县,人们多会与四川岷江联系在一起。其实岷县位于甘肃省南部,隶属定西市,地处青藏高原边缘,是甘南草原向黄土高原、陇南山地的过渡地带,素有“陇原旱码头”之称。岷县建制最早可追溯到秦王政八年,时称临洮,是秦长城的西部起点,西魏大统十年,始置岷州,民国二年改为岷县,因境内有岷山而得名,1985年后,划归定西管辖。

“明日黄花”不是“昨日黄花”

狄永

提到“黄花”这个词,人们大都会联想到“过时”这个意义。但到底是“明日黄花”还是“昨日黄花”,恐怕就未必清楚了。

我们看一下某些文章中的句子:“无线寻呼业似乎已是昨日黄花”“传统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”“时事热点比明日黄花更有影响力”。以上句子

中有的说“昨日黄花”,有的说“明日黄花”,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?

苏轼诗《九日次韵王巩》有句曰:“相逢不用忙归去,明日黄花蝶也愁。”其原意是:现在我们相遇得很匆忙,用不着急着分开,重阳节过后黄花(即菊花)逐渐萎谢,连蝴蝶也发愁,再也没有什么好眷顾的了。句里的“明日”是指“过了重阳节的第二天”,过完节的菊花已无观赏价值,因此后人以“明日黄花”比喻已失去应时作用的事物,即过时之物。而将“明日黄花”错当成“昨日黄花”,则是有些人想当然,并以讹传讹所致。所以,上面前两句中的“昨日黄花”应改为“明日黄花”才对。



●格言画 杨树山画

语言是思想的梯子,也是牢笼。——佚名

微书评

商皓

●孙睿著《抠绿》

全书共八则故事,作者以锋利温情的笔触道出普通人的生存图景。作者将影视术语“抠绿”升华为时代隐喻,揭示了现代人在真实与虚幻之间的迷失、在梦想与现实中的失落。

●刘亮程著《一缕炊烟升起》

刘亮程对新疆的情感很难用言语表达。在他笔下,寒风是有温度的,驴叫是有颜色的,甚至就连“乡愁”也是可以看见的。它既是远方天际线上袅袅升起的一缕炊烟,也是记忆里外公守望的背影,提醒他故乡就在不远的地方。

●[德国]卡特琳·佐斯特著《恰到好处的敏感》(吴俊岚译)

作者卡特琳曾因过度接收外界刺激而陷入精疲力竭、身心失调的低谷,她笔下的故事里有无数在家庭、职场、社交中负重前行的女性的缩影。书中收录了新版评估问卷,可对成年人、青少年与儿童分别测试,还穿插了大量互

动性极强的练习,能为读者量身打造一套可操作的“敏感者生存策略”。

●喻燕姣主编《马王堆帛书〈老子〉甲乙本及佚书》(全二册)

这是一套将汉代手抄本古籍作为隶书书法字帖出版的精美图册。受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多重棺椁和T形帛画的启发,其函套设计得层叠有致,令读者开卷时颇有小心翼翼打开古棺的神秘感觉。图册采取前所未有的高清原色形式,内页完整再现了西汉帛书整饬、飘逸的独特魅力。当然,除了欣赏书艺之美,文本本身也具有阅读价值。